



南郭先生文集

二編  
自六至七

全載十四冊文

十

特別
~ 20
3564
10



八二〇  
3564  
10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兒玉少介  
藏書之記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校

序

送矢子復序

士君子所學則先王之道布在方策者昭昭焉苟知其本而由之今猶古也夫道匪他在治人而已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有為者固如是亦將有莅之也孔子之徒雖乏遭遇然德行文學固成其具乃其志也未

58-2178

嘗不在於政，故不從事於國。即多爲邑宰，蓋其所學製錦之用，則不爲割雞之小讓。其所效不則其道之大，若無容然退而自樂，畎畝之中有之，然亦卷而懷之而已。豈復一日忘仁以爲任哉？後世末學一唯性與天道語之不休，即子貢氏所不可聞，一朝而具我矣。乃謂天下之事壹斷於理而止矣。問之則曰：治心而已。問其功則曰：理具我矣。舉而錯之，天下猶掌上也。豈以爲先王禮樂博而寡要乎？然而既以攻己已愈褊矣，因以責人人愈急矣。苛察繳繞，近於名法，不

使之爲治者，幸也。人皆曰：儒者封己已，硜硜然無益事，甚乃至謂唯其儒書以爲國憂，可以無學。無學不害，雖曰道之難明，蓋自賤儒氏之過也。夫先王之治，雍容寬厚之風，載籍所傳如是，昭昭焉。後儒乃飾吾說當之，說之不可以當，則不殆於夜蟲疑日乎？甚哉先王之道之難明也。非道之終難明也。後儒亂之，豈唯後儒？秦漢已後，無至治，則郡縣亂之。夫然後先王所以制治寓物者，不可別己以今觀於古。數聖人歷世所立，孔子所大成，乃欲專決於治心之獨乎？則見

南華集二編 卷之二  
以為學之無益於今非誣也。矢子復篤學，好古所仕，君食邑，攝之溝枋，則使子復為之宰。子復從余遊，其將行也，余乃謂曰：方今國家依封建之制，禮讓和樂，幾乎三代之俗，即所蒞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子既知古之道，試可乃已。子其勿使人謂學之無益於今，則亦可使人知先王之道，今猶古也。

金華稿刪序

凡文之難，非吾言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莠言自口，於吾乎何有？有非吾所明，而道聽膚受，飾之以為夸

具者也。如是者，非夫矣。凡文之難，在飾吾意之所言，乃能度古人之心，當之執古御今，文莫吾猶人也。徑省其辭，則劔首一快，無能應矣。汎濫博文，則若衆樂無節之眊聒，弗成矣。小者窈焉，大者擻焉，亦鮮能久矣。子和每謂大丈夫磊磊落落，不與草木同朽，乃人所不能為者，而已能之，蓋其志也。寧令子和當路於齊桓晉文之時乎？管晏狐趙，可復許乎？將及孔子之門，魯衛之政，左提子路，右挈子游，閭閻乎洙泗之間乎？寧與范蔡蘓張同時，目如輝星，舌如電光，一縱一

橫恣其所說乎將超然高舉揖干木於西河從仲連  
於東海乎咸非其時苟非其時君子思不出其位設  
使能與數子攘臂爭鹿於中原彼倚之我角之乃揖  
謂我儂豈難哉然人不可見我不可言則猶有默焉  
與其不信也以今觀之太上姑置焉其次功己非其  
時其惟立言以通其志將曰人人比肩而能之則已  
然常人滔滔食粟而已己能為其不能為者千里而  
無一人乃子和退守斯文亦其鬱結孤憤之懷有所  
泄也何乃曰丈夫不為而姑舍其所好乎世己不能

為其不能為者則莠言亂之視猶其所為亦曰彼何  
為者哉事在易而求諸難否則羊質虎皮陽為夸具  
固亦盡客氣也則至其難毫不能舉也猶復以多自  
證以同自慰無意於自立終令難者難不為也是子  
和獨可為者爾子和為文莫不與古人爭其難者夫  
文之難匪獨今也斯集也乃人不能為者有矣亦使  
人疑子和者弗恤也姑且令世之君子觀采焉

壽富春山人六十序

富春山人今年六十矣京畿之間賀者可知也夫人

爵之尊千駟之富至今人酌玉醴奉金觴稱壽高堂之上侍御在後賓從在前俯伏驩呼上下同聲禮具儀備赫奕盛哉然亦國於其國家於其家唯其臣子所樂只自賢君大夫外非威則富無得而稱已以余所聞初山人之遊奧也奧人事之唯謹而執觚者異於他日然奧易高未足盡山人也則山人亦以其暫遊不欲久住時時自言其汗漫颺去之意弟子益慕不舍私相謂曰噫安得有懷與安而令吾先生綏其介福於此土然久於奧非夫子志也所謂雲中白鶴

非吾人所能羅難哉山人不得已戀戀厭其意乃十年遂西遊云先是人或傳山人所著京畿之間則皆曰吾不得見此人與之遊哉會攝之池田人有驩山人於奧者適西歸乃為言山人將西於其邑池田近大阪北有京師其豪旦夕交通二都於是池田父老及二都搢紳諸豪長者莫不延頸欲爭迎之而池田人益市牛酒日夜掃館視具令人候伺有真人紫氣之望以故山人至則稅駕池田而後稍稍遊京畿之間二都賢豪愈益爭請至謂奚為後我山人曰誰欲

見我乃當先詣之落落羈旅人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而尚猶往來過他日無久恩主人爲也而博物文辭人益敬之思所以事之唯謹山人亦不得已隨主人所求各厭其意蓋於今四年京畿之間翕然稱山人而執觚者異於他日云田子舒來請所以賀山人之狀余曰君家叔何以得此聲於京畿之間哉山人以一豈弟君子在奧如彼在京畿如此居邑屋所在見敬亦惟齒愈尊德愈劭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夫卯之爲雛必待良雞覆伏之功京畿文學雖天性而得山

人益彬彬則是亦有大造于西也於今令人稱願吾先生懷安京畿而眉壽萬年綏介福於此土可知也則亦天爵之尊然也余匏係東都屢空如此無一介之敝器敢獻之爵者亦唯吾知山人久矣必且不事家人生產孺人固願裘褐之人志安苦節則彼玉醴金觴薰灼前後豈猶所欲哉譁囂之美君子無以爲寶請叙京畿所以賀山人者賀之

北山遺稿序

日根氏之子遺稿若干首余讀而悲其秀而不實江

子園旦暮澆灌而望其成而往視之苗槁矣憾可知也即爲拾其遺序其人以傳焉愛才哉余又悲子園之心所謂伊人弱不好弄志學而冠則亦已夙成蓋才之不可以已也雖欲勿殤不亦可乎夫殤而欲勿殤固悲其勿殤而殤而已則能已儼然列之著作此子爲不朽何必多爲也仲李未沒也子園爲余誦其所作一二余心已許之遂爲子園序其稿死者有知亦知不以死倍吾心

重刻滄溟集序

于鱗氏所爲而當時業已病其難入也命以鈎棘然則不亦幾乎樊紹述奇澁不可讀之比乎即讀焉亦不知其所謂日新富有之所由則見以爲剽竊妒者齟齬之惜者藉以自安膚淺膚淺而視之于鱗氏業幾乎覆醬焉蓋元美輩一二稱於世云則亦爲之禦侮間執衆口然後又有自託侯芭者稍乃推奉以謂附驥而爲不可句自若也然于鱗也無傷也夫豈不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之爲利哉然其志也蓋猶嗶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夫古邈矣人變言移世既



不古又何難焉。夫人而不古，夫人而不古，我乃獨古之，亦自使獨也。夫文難言哉，余睹于鱗氏所爲也，悲其意之所刻，後世可畏焉。知來者且夫天下豈不人人以爲握隨珠，抱荆玉哉？吾既竭吾才，人亦竭其力，步亦步，驟亦驟，又奚望人之瞠若乎？吾後邪，必也欲使人鑽堅仰高，卒以爲從之末由也。已而後嫌乎，則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盡之吾世，始可以少酬其志矣。則人其謂士也，驕彼人是哉，有所不辭也。悲夫，吾之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而人猶疑之，百鈞之

重，一羽之力，與一旦以彼不用之力，疑此難舉之能，于鱗氏所爲，果不可讀也。夫學者不患古人不可及，患不窮其力。今且嘗試使人誦易入之言，謂目無全牛，其或有不誦，怵然若至於族，視爲之若向所易，顧我獨何心哉？猶復自強，以至彼難於此，猶復益強之不已，以至其極，攻之三年，向所難，亦獨何心哉？紀昌之射，當其承牽挺之時，突然棘皆豈不難焉哉？以鼈懸虱，亦已至焉。至其視如丘山，莫不可視者，則焉知今之所難，非他日所易也。于鱗氏所爲，果可讀也。

京師有重刻滄溟集者于士新句而授之余攻于鱗氏所為至今十九年則稍稍知其非不可句而已矣鑽堅仰高以為不可企及自若也士新少余十數年即以至於此乎雖才之有厚薄亦由學窮其力他日貫虱何所不為士新既句而行之世必且曰于鱗氏所為果可讀也然亦拔天下之萃極古今之高一旦以其不用之力謬謂吾讀于鱗氏所為則于鱗氏所為果不可讀也若夫樊紹述必出於己是乃無異於鷲音也退之謂之天得質其不相襲獨何哉宋景

文之鈞棘淺之其為新奇也則亦皆于鱗氏所醜也余悲世俗疑其不可讀猥以于鱗氏所為令與樊宋同類而議之也于鱗之詩人獨見之亮亮之颯颯若可嗣響然唯其高矣深矣亦獨其意之所刻孰知其幾則詩亦難言哉

贈田俊卿序

初余過子和酒酣談天下倣儻之士子和因顧家人曰使田氏之子出見客俊卿者田氏時未冠以姻戚屢遊子和所乃出見之既已魁然豪士也是時俊卿

所舍少年多疾俊卿爲學令兼苦役側目屬耳無不至也俊卿素剛亦惡其頑罵然性堅忍乃能自摧爲柔日獨奮即事兼數人徧之少年不得毀之中夜人寢乃獨閉室剪燭兀兀讀書達旦又陰往來質問於子和不使少年知蓋子和爲余道其勤焉云而學日進自余之見俊卿後一再稍稍試問其所讀莫非諸博士家窮年所專攻者衆中或見故事尤僻人難考究則退而目熒熒搜索羣籍雖昏夜弗得弗措也適發誤書及指他文麤惡若夜覓虱思自省或有之若

捷于市以故學日進若草木迎陽而火之然水之趨雲夢越公名於好學愛士且多奇書俊卿乃踵門曰願得事而受一舍比徒隸之數越公見而說之輒客於門下厚遇之時公父平菴先生尚在年八十愛奇士稱有古賢之風則見俊卿大異之先生病俊卿侍不交睫三月先生將卒顧越公屬之云云蓋欲奇此俊卿也越公益厚遇之日夜望其成立若己之爲即公家所藏書亦得縱資之而學日益進令見物先生先生以汗血馬命之相其魄磊不受庸人之羈絆也

余會子和及二三子于越公之邸率無虛月亦皆以  
文會也妙思六經討論百氏諸子或不能言而俊卿  
下上其間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初俊卿未屬文也  
人無知其所為及所屬始出諷詭可觀一座盡驚俊  
卿退而語人曰我亦人也我豈介人之所為而為者  
乎哉諸子碌碌亦因人成事者耳諸子於是乃以為  
不及也凡俊卿所為昔者所無他日遇之則成然既  
有焉未嘗不日引月長使人刮目亦其剛而堅忍精  
力過絕人即載其豪邁之氣行也可謂倣儻非常矣

今年大垣侯設廩招俊卿俊卿將假之濃推此志也  
雖雖處囊中可也先是俊卿為越公制家政董逋逃  
由質要計邑入定有亾多類馮驩事孰謂儒者迂腐  
不可令與事情哉

單騎要略序

是編也村井生於其所見支流之末耳矣然據此俯  
瞰夫世所為虛為盈託詭秘若有室家之美者未遑  
閱其門牆問何以不秘焉則曰之瑣瑣物奚足藏之  
帳中亦唯小子所奪蓋不佞結髮學兵二十年内之

甲越諸家外其所為業莫  
 哉假令多多凶器之雄霸  
 吾乃所見反不喟然嘆其  
 半三代之籍論已至夫禮  
 焉夫蒐狩非

至孫吳者流得受其所為業也亦各道  
 不思以易天下今而思之亦術之不擇  
 益辨能左右百萬之眾其本也既以為  
 蓋古人小其道顧不有先王之武乎然  
 而求之不得吾心願因子質之余未嘗  
 所見之大夫先王之寓武於政固居太  
 可知若乃聰明神武聖人以時動則止  
 樂之所施制度文章之所設莫有不寓  
 禮乎其鳥獸之肉登於俎皮革毛羽登

於器雖曰宗  
 之尊何以春  
 乎示有所自  
 乎而必也以  
 曰萬乘問諸  
 制名乎示軍  
 文莫非寓其  
 當其有事也  
 夫也列於行

廟之事如會同君所宜舉然天子諸侯  
 秋戎衣曜吾軍士從夫儻儻俟俟以勞  
 講也朝祭饗燕非大禮乎擇士非觀德  
 射示男子之所為事也問天子之邦則  
 侯若大夫則曰千乘百乘不有封疆之  
 賦所重也干戚之於樂旌旗車服之於  
 事者是以古之人納於軌物講習為常  
 出而帥焉者非君自動則卿也不則大  
 陳者非士則農也豈有若後世文士逃

言揖讓也。至于白面終無干城之具者也。哉亦唯聖  
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藏諸其用。是乃先王之道也。  
子之所見其諸謂是乎。村井生曰。然願叙此語以明  
吾志。余乃先驗小物推而大之。以道其所見為是故  
也。

滄溟尺牘序

折簡古人有之。而於書具體而微耳。凡有事必書疏  
以陳之。長版大章以代懸。河之雄則莫不皆為藻績  
黼黻飾其匠心。若乃投以桃報以李。且削十牘暮發

十函。若日縣石之一。尚且厭堆積。固無意於致之遠。  
備一不朽之具。是故晉帖已下。偶爾所存。亦唯以人  
以筆。雖其言之雅馴。稱草草不遑。而未之收。藝苑也。  
明人始多用巧於此。作者維競。片玉必取諸崑岡。一  
枝必取諸桂林。斯可稱創體矣。創體則滄溟其選也。  
夫敬於幣之未將。寓其實於赫蹠之間。非辭命以為  
潤色。何以嚴如端章甫。見大賓。蓋取諸左氏。親交不  
薄言期。斷金蔚矣。其文槩略其人。則鄴中之八斗。或  
助之才。蓋取諸曹劉。知己其聽。何必繁音小言。磨磨

若有若也則二王之唯墨是存適足以效其真率正始之旨莫逆於彼此雋永於短詞俾人一唱而三嘆則二劉之富清言亦可以假之尺一之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滄溟氏作牘其有所取乎他未易論云滄溟尺牘有舊刊田子舒得而喜之乃考訂而重鐫之徵序於余余既序滄溟集然京刊未行且此舉也子舒亦獨為為尺牘者故余又序以道尺牘之小猶尚有所視古爾

草菴集難注序

余少與櫻生暱生時已好讀書雖與少年居時時顧為余言志日益暱至於相謂曰他日無相忘在醜夷即少年從旁稍窺其相得也亦謂少年常游耳生為久溫雅悅和歌博士家言而學焉遂大好之蓋其素志云後數歲索居不得常常而見之然時見則以論各言爾志即酒酣耳熱相呼嗚嗚顧思少年之日日月不居忽如隙駒益知致遠之難也懼然胥命方生在篠簜余適移居就其比隣復與生歡一年所不問旦暮暱踰往昔而觀生所好益篤矣也何余遷城南

生亦適甲適和遂至于今寥寥十年矣于嗟闊兮書問亦不得屢或一得則猶見其面近得生書曰此間有一僮父作草菴集解不佞不欲以堅白鳴抑於吾所好亦技懣旁觀乃暇日摘發若而遂成一書有梓人請焉以舊要故不有言也願得子之一言余追想往昔今且三十年邪當時少年有一存者乎其徵之也知生志者舍吾誰歟亦唯彼此今老矣且各眇天末特相知於心耳久要不怠平生之言靜言思之乃爲生三致其意何辭焉况且生所好老益篤則其愈

精以計敵三鼓之後可知惟余寡聞於和歌未學也不能爲生秉前茅而進則此獨所不盡也

信州寶壽大梅禪師五十壽序

今夫尚論人於千里之外豈易言哉雖然四十五而無聞焉則無有聞乎爾即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蓋有之矣我未見其實也未由而已其唯德之不孤人將居其邦也必友其仁必事其賢乃教育是樂吾無隱乎爾則亦可宗也遂爾從屬彌衆退而足以發其道然後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其徒誦義無窮則其人可知也先是十數年得  
信人鳳泉師而驩又得今增林吞空師觀其所由蓋  
已衰然異乎諸子者之撰乃聞其為梅公徒也則亦  
想見梅公為人後又得信人獨雄師數年又得大  
淳師誰某若而人有兄弟焉有子孫焉有叔艾而興  
焉凡儼然具衣鉢自信者雖稠人廣坐中亦已其撰  
之異人將無不曰是梅公之徒也今年春梅公甫五  
十有哲了師為公請余不腆之辭以壽其初度了師  
亦其徒而從余游東都云夫梅公方外尊者也即其

徒誦義無窮其子其孫聞之瞻明聞之聶許需役於  
謳施及四方莫不皆稱以其道則固也亦唯余不佞  
所不敢與知也且公任信寶壽十有餘年余未嘗得  
望其顏色而聞其聲咳夫人苟論人於千里之外雖  
有不倍焉者寡矣是豈翅謝其不敏哉雖然余既聞  
公名十數年驩公徒十數人亦皆其撰之異於公為  
愛子弟可知也於公惟肖可知也見其所深當也公  
之仁賢可知也亦唯從屬彌衆副墨洛誦散遊四方  
誦義無窮其道之余不敢與知信哉師之所為其徒

之從也。表之影，呼之響，名之不可得，逃則驩公之徒，聞公於千里之外，使人肅然起敬，亦猶修禮於一堂之上，庶可得而言已。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人之也之德也。心如淵泉，物不疵癘，又且磅礴乎四海之外，然則壽不必待言之，是所以壽公也。

送江文伯序

世之君子稱文，達意而已，豈以辭達而已矣乎？辭辭命也，無遷令，無勸成，亦唯辭之不可以已也，何以哉？古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記曰：文以君子之辭，文之

所以爲文亦如是。夫必質而已，然後可，則先王之制度不必明備，百官之富不必威儀，宗廟宮室之美不必櫛栳，楸櫨不必丹采藻刻，而犧尊俎豆鏤之以剖副，雜之以青黃龍蛇虎豹繆紵焜昱不必曲成文章，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紘紘紵不必昭其度也，藻率鞞鞞鞶厲游纓不必昭其數也，而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必登於器也。凡所以辨同異序尊卑本於天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不必爲然後可，則屈伸俯仰不如是，節升降周旋不如是，規獻酬

醕酢不如是嚴送往迎來不如是勞而鐘鼓管磬簠  
簋彝鼎之器不如是繁而何古人不憚煩也夫脩禮  
以耕之播樂以安之古之君子爲嘉穀於禮樂之田  
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則其養也有美而文而  
誠若其發於言也不煥乎其有章哉夫禮樂皆得謂  
之有德有德必有言得之禮樂之旨故辭約而旨微  
得之禮樂之觀故言文而觀美亦不唯其志之爲固  
將行遠夫惟行遠是以立言不朽不爾徑情直行寧  
野而固非不古是出不亦簡哉如其禮樂之謂何後

之從事斯道亦必翱翔乎六執之圃而稱好古君子  
即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不脩則言不文言不文則  
觀不美辭不約則旨不微旨不微則野而固也今也  
毀而冠裂而裳袒裼裸體視夫禮樂如附贅縣疣然  
後稱我知言可矣乎非所聞也肥前人江文伯東遊  
問業於余才敏好文能言其意以親疾歸養臨其行  
贈言以使其益脩其辭

西臺滕公壽序

西臺滕公入參政事之六年甫四十也初公以列侯

奉朝請而已列侯至貴倨即肥甘采色驅逐聲音何求而不得乃必乘人而鬪其捷人將目熒之色乎之無所違以供之因以容與其心奚不可哉唯公則說禮樂敦詩書也固不欲以其富貴驕士即天縱之多能無一所挾則於徂來先生師之矣於滕東壁諸子友之矣遂及余輩未嘗不好善而忘勢余輩亦有公之勢則不與之友矣故公之耽學即自諛聞日以動衆金玉其相追琢其章猶且親師樂友篤信其道恬然如一儒士而若將終身焉公嘗謂余曰天下有道

則見君子在世何嘗不欲當其世而利澤施人者乎寡人雖叢爾尚藉先世之基業而受國家之渥恩乃得節春秋而奉述職之典寡人豈猶不欲效此身於萬一之報者乎顧亦有命矣故今且密爾自娛於斯文斯文既樂矣哉則幸由此一有不朽豈猶不愈齊景千駟民無稱焉乎唯是日回月周歲不我與苟志學也任重而道遠尺璧寸陰汲汲乎唯恐不及寡人而後知人欲壽考哉蓋公方富於年而其志也欲深造之篤乃愛惜歲月也余輩故且榮吾黨有公則

歲時心祝之曰必使長久斯文余所及知者如此久之公帥番軍尋乃謝病乞綬起領祠曹兼聽郡國之事天下稍稍想見其風聲數月果遷今職今職固重且大則上佐六典下主百僚政莫弗與事莫弗聽諸有司所承事于公者乃出朝則之朝焉退邸則之邸焉下令受成埤益相仍其所以夙夜者蓋竭日窮年賢勞亦劇矣然後六年於此朝野翕然無不稱公之治務者也人且從旁謂公之好學昔嘗優游卒歲今安可得哉是乃以私視公者也今而百僚諸有司所

承事于公者則曰何以令我公久守位也亦職有利哉其有緇衣之愛則曰公亦勞乎而公尚富於年無憂其壽考何以令我公穆穆在乃位而得見其功業之盛哉則公公于天下無不皆祝之曰必使久位者也是乃公道行之時也公報 國家之素志也然則公今之所夙夜亦猶昔之所愛惜而公志可知也則吾黨之士固當歡欣公之道行於天下也曷可得私公哉且夫士之為學居則曰不吾知也然今 國家依封建之制上下分定則何以哉即有讀書懷獨行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君子之德如季次原憲亦以經術緣飾一吏事猶且  
不得則隱居放言死而已不則上說下教強聒不舍  
迂大而閎辯文具難施終無益於國也唯公則自諛  
聞動衆以至化民成俗終始典于學大雅整身施及  
黎庶矣業已示天下有能爲也雖然君子學則愛人  
公而不學焉能如此則吾黨亦與有榮哉今年六月  
公之覽揆二三子與喬等作文奉壽猶尚以私也公  
之治務天下無不稱者則天下豈猶不祝公之綏履  
者乎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六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七

平安 服元喬子遷著

東都 源君嶽 輯校

序

五七絕句解序

夫詩之道汎兮其可左右比興相移情文惟微言之  
者寓意匹於妙用聞之者合心契於象外必也吾逢  
其原然後可以說詩也李滄溟曰不言而信是委喻  
於同心其有不及三隅則屏息辟之耳既竭吾才窮

日之力而得之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既不欲強聒於不知者而信之而知者蓋鮮矣則詩其不可傳邪必曰詩之有解使先知覺後知庶可以傳焉然有說今夫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其義之索亦惟欲依多言以觀其妙乎愈多愈惑心勞日拙雖多奚以爲即逆其志鑿空窺之不知其高山流水所致於不言之符吾志不至詩亦不至終乎牆面已然已謂予先覺傲然稱解頤則遂使塗說者吠聲傳聲而後止矣諸謬說古今詩不其然乎未敗蓋

解之罪也既不欲使不知者聞之豈復欲使不知者傳之邪夫當其世親見其容貌行事而言論猶將其心術之微所以相感者朱絃遺音俗耳是衰况乎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吾何以得之其言乃若嗟嘆永歌乎一堂之上見稱同心乎徂來先生爲詩也夢寐於李王有年矣纂脩其業以立之則擬議其由以視之化乃嘗竭才窮力同其心術之所至即朱絃之遺遂爲知音於身後則擊節之餘發其所已知一二緒言以覺後知然則此解也惟夫其身有之乃若嗟嘆永

南齊集二編 卷之十  
歌乎一堂之上相稱同心不啻當其世親見其容貌  
行事而言論也滄溟所謂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  
下聞風而興起者先生其且莫遇之乎死者如可作  
也豈不謂比肩而至也邪何患乎其詩不可傳也若  
是而後可以有解也李王詩有解乃從此始即後知  
者有依焉有依焉而後得與聞其志解之不可以已  
也所惡於解者亦爲其不能而言之不知而傳之也  
依解而知不以三隅反之亦不可行也

唐詩品彙序

品彙也者定詩之品而彙之詩品豈易論哉唐三百  
年有初盛中晚人皆知之矣始有於初富有於盛變  
於中衰於晚苟能知其正變之所由而曰某在斯某  
在斯歷歷品隲數百家乃定其位使人可法可象難  
矣非知之難能之難也唐詩之有月旦舊矣無特操  
者奚取焉不則各阿其所好且聲音之道至其精微  
其猶聽樂師曠謂不和師涓謂已和即曠之聽經久  
而後定矣則發言盈庭不得于道以其無公是也即  
有之滄浪嚴氏稱爲明者亦且經久而至於高廷禮



氏定矣、詩品豈易論哉、乃立目寓品、依品第人、廷禮氏之功是為最也、然後令視之制、以知正變之所由、亦惟品隲之鑒、乃繫其詩、以見其功、已有妍有蚩、令人擇焉、豈盡牆施也哉、則編輯者蓋其次也、非選也、所以不厭多也、而昧者不知、率爾徒喜其繁富而已、則廷禮氏之志荒矣、然亦其輕躁、不便於詩政之頗、嚴俄而有此編珠、王金帛、如秦之府、亦皆爭走、縱其所取、不遑趣舍、又且有自用者、乃扇動以自我作唐之說、而志微則必溺於噍殺之音、日自就卑、遂至不

振、詩政於是墮哉、故本立則不傾、詩之尚正也、旁通則不隘、詩之窮變也、自有正變、趣操觀矣、品有上下、差數觀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孰不儀刑其優焉者哉、所尚可知也、廷禮氏之志蓋亦如此、夫既據正者而立焉、而後亦彼變者相為其用、乃正者益裕矣、得其門牆而入焉、則坐觀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而又適其偃焉、不害其為用、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而所用容足耳、用之假不用久矣、則又奚患其多哉、

倚蘭臺集序

昔者吾友滕東壁為喬稱倚蘭侯好學不倦雖居侯伯榮觀之間燕處超然有樂於斯矣亡幾侯延祖來先生則喬亦同同盟諸子從遊其邸遊則雜坐分席杯酒相勸簡牘相命酒酣歡洽奮袖相謂曰有是哉經世大業之事立言不朽之志非苟而已也夫人綱人紀彛倫攸敘暨天地之博厚高明日月之縣象風雲霜露鳥獸草木山嶽江海之區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紛乎多哉况乎上下而數千百年縱橫環海巨

億萬里以至無垠其唯視彼猶此視古猶今者學而  
言之而行遠者文乎蓋亦嘆古之不同時感今之不  
可常也即侯貴而好學三墳為金玉五典為鐘鼓樂  
此不倦燕好飲食衎衎如也凡喬所及見莫不若聞  
之東壁蓋數年而侯就朝職無遑復追前宴時東壁  
已卒餘子亦稍稍離散斯遊且廢已而侯告病不朝  
彌年解職其間客無敢至能至者獨所親交二三子  
而已喬亦在數中往請則侯閉閣蕭然燕居亦獨讀  
書不休顧謂喬曰噫彼一時也日月逝矣事隨而異

雖然為學由己而由人乎哉則所謂立言不朽樂在其中曷嘗自棄如土也哉喬愈益與知侯志也遂乃數數乎往則亦相對終日簡牘之外無它雜事侯亦愈益披腹心示情素稍稍以此為可樂焉也幾侯復起於祠官尋遷今職今職也副貳執政內參坐論之議外則領諸曹事蓋大府而劇職云侯固以在公之務且宜避請屬即開閣見延亦皆承式服采之客而侯日坐聽政而已餘一切不敢通謁焉而徂來先生亦卒諸子愈益廖落矣獨喬猶尚以舊盟之餘時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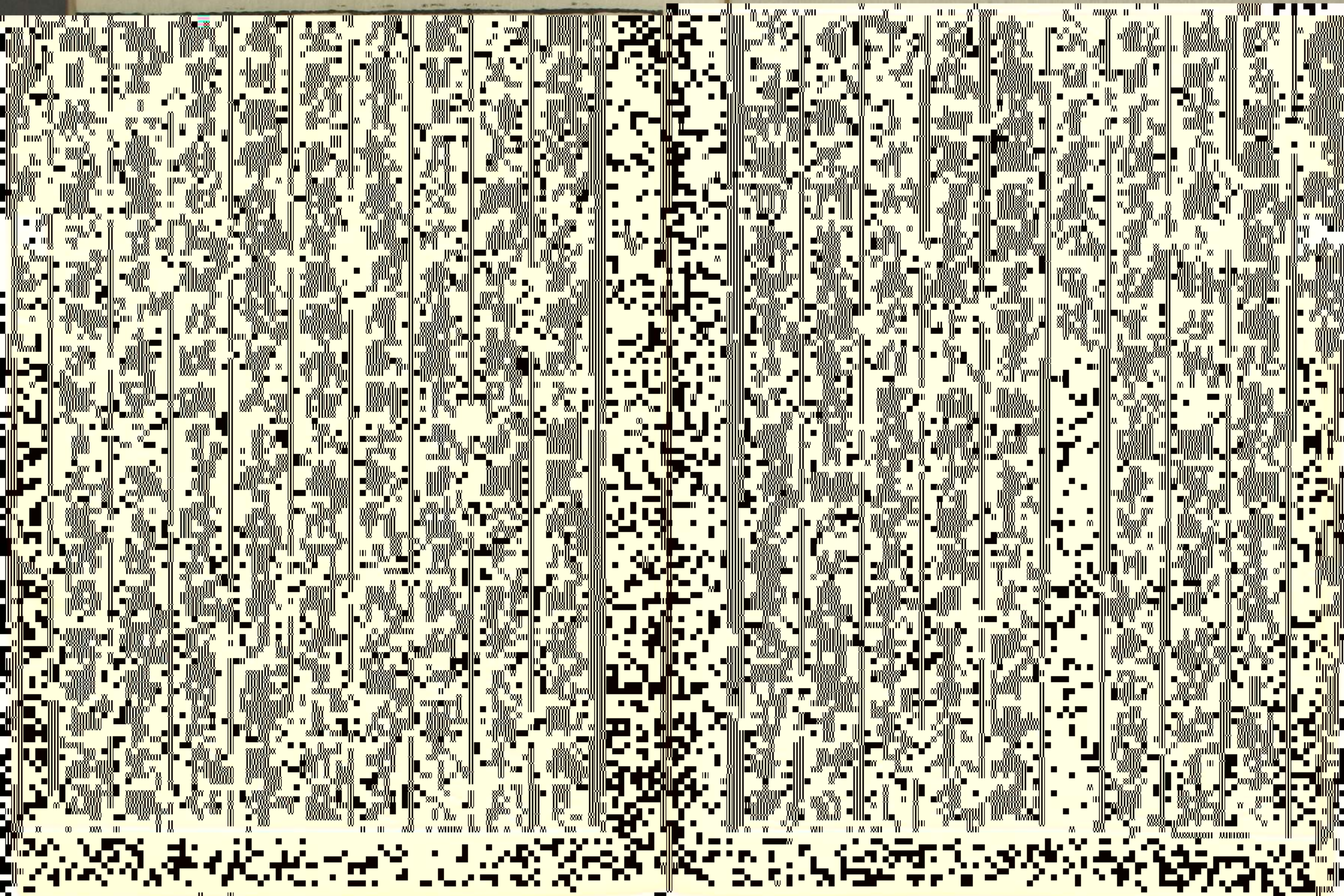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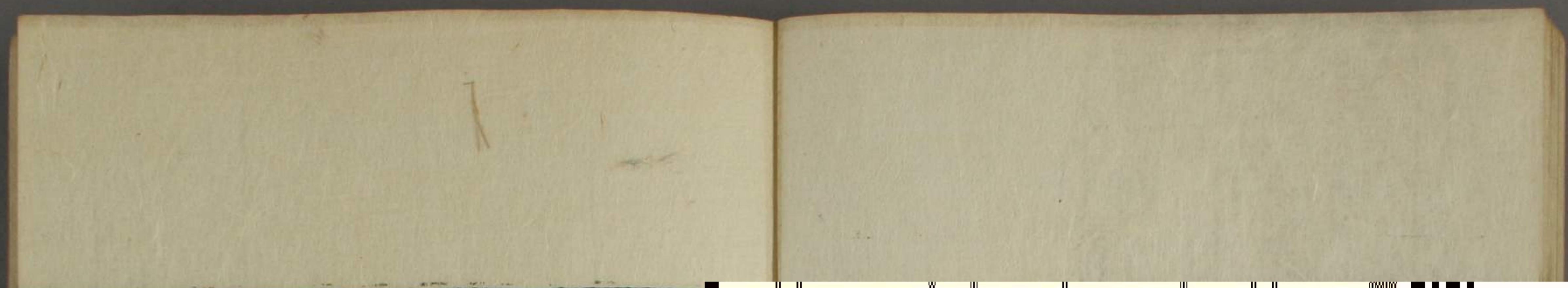
得候其退食之間有間則亦必及簡牘必且歡然道故道故則未嘗不嘆昔遊之難追憾逝者之不返也惟侯方庶績咸熙之時固當夙夜克念寅亮百揆遑及厥他而凡喬所及見侯之好學積年異事而後益知有樂於斯矣即是集也侯臺侍史所隨而錄者備失也喬偶取而閱之乃卒業之間昔者邈焉所及見者恍乎若在心目則長逝者亦既宛乎若作乎九原左提右攜歡語一堂即侯之所經歷游覽若親從其行駕青虬驂白螭仙仙乎觀乎山嶽江海所有草

木鳥獸風雲萬物之象於是乎喟然而起屬之侍史相語曰夫古之立言不朽者亦猶是乎今夫嘗試令人名列十數年之故雖邇乎有志之乎即志有能載其容若親見乎時乎難常境乎易移况乎上下而數千百年縱橫環海巨億萬里有能志之視古猶今視彼猶此者乎有是哉文唯其有之是以樂之夫既視古猶今乎安在其古之不同時也視古猶今矣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乎安在其今之不可常也惟侯以道輔翼世主功名必著於春秋斯乃固然然文雅有餘

相因以行遠且居移氣養移體何斯文之優游不迫然則是集也侯之所樂具有焉謂之侯志乃愆通侍史使刻於侯藏焉樂府古今詩雜文備矣亦因史所錄不爲采擇不爲養次侯臺稱倚蘭以爲集名今年壬子侯自西臺移封神戶所錄初稿至移封之前神戶以往輒復將有所錄則次自二編有族之無窮

雲夢越公五十壽序

器厚則不毀酒厚則不變白璧之厚其價相倍唯厚德者能受多福觀於雲夢越公爲家上自高曾既已



其會於業也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先輩之由終始純厚其儀不忒蓋天性也揚子云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視察其德莫若相在爾室余與公爲友幾二十年每至其家則諸子相提挈促坐齋室即非誦書必且命酒談笑率意公亦禮節不設賓主兩忘歡然相語於是余知公之爲人至孰矣公既承先業復重之以其厚夫德福之基也蓋厚壙而有基焉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靖共正直神之式穀公之遐福可知也今年乙卯公甫五十矣乃歲三月初度

之辰相與作文爲壽但每頌人德溢美爲累而於公之天性之純言此可以無慙矣則亦公之得於天者全矣

樵漁餘適序

十年以來客自京畿來莫不咸稱富春山人爲隱君子狀然亦無能得而名焉余時時問其徒曰久不聞問子之夫子之爲何若矣其徒曰吾夫子殆難相也吾夫子寓攝之池田於今十年所蓋竊闚之其學足以究天人之際而被褐懷玉隱操不渝即教授蟻慕

焉者亦不得已然後應之而已未嘗欲以儒爲任有  
問詩者則曰不有李杜高岑者乎小子何莫學夫唐  
詩至其自作不必規規守唐况宋與元明無一固執  
酒酣興熟則作文食頃千餘言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或乃使人筆從旁口授如吐而成亦未始拘以體之  
今古皆自適以足而已吾夫子胸藏韜鈴間又游目  
於佛老之籍而固無意乎修其爲道散髮野服起卧  
猶有一劍耳吾夫子既已非儒非墨說劍非俠說禪  
非僧爲波流乎爲弟靡乎吾夫子則殆難相也余笑

曰其然其然此山人已山人豈可以皮相乎近又有  
刊其文題曰樵漁餘適此雖未盡山人亦其蟻慕之  
徒乃謀集而傳焉使余有言顧余與山人相隔千里  
不相見二紀然想見其狀恍如目擊一堂嗟乎昔者  
一二與山人相知今皆沒矣誰居有概乎山人者固  
亦余所不可辭也乃綴此言而授其徒且語曰言之  
不文吾猶久也必也子歸視之山人或有拍然而抃  
嗑然而笑乎庶可以列衆序之後

猗蘭子序

余讀古諸子書未嘗不喟然歎也曰古之立言載道曷嘗不施之行事哉自如孔氏七十子之徒雖曰管晏於霸孟荀於儒亦皆其人負命世之才抱有爲之器遠觀法言近察時勢如有所言者必有所試矣至夫老子唱道家言莊周列禦寇因載怪迂之談墨翟禽滑釐節用而大轂及孫吳之兵陣商鞅申韓之名法雖其人之瞻智哉其始也少濫耳則其終必至逕庭無所用之不則苛察少恩愈切愈刻亦皆隨時抑揚譁衆取寵然百家之學各有所長當其時言禮樂

者弱其職矣於是慎到田駢宋鉞公孫龍鄒衍李悝尸子吁子雜家從橫之徒紛紛復起然後鈞有鬚卵有毛無不可言其極也至謂處士橫議而一掃乃玉石俱焚則祇足以爲衰世煽災蓋亦未造之變也後代藝文益博操觚之士動乃數十萬言然大抵率燿智自售或務高空論古先之遺視爲文具豈以郡縣異制禮度多違歟可以言可以無言要其歸亦如捉影耳吾國家建國分治太平之治百有餘年天下睥睨然待禮樂之成久矣乃神戶侯以列侯入參大



政於茲一紀昌言俞嘒之餘退乃有所論著焉夫君  
子好古非惟以其典雅可觀而已矣蓋亦在於施用  
焉傳曰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者有旨哉有旨哉俟百世而不惑視諸今可觀也  
亦猶挹水於河而求火於燧也則君子學古豈徒哉  
夫疾亦行古之道也是書也文辭簡遠直己並軌於  
秦以前董劉而下則無及焉乃疾篤於古可謂躬與  
之化矣疾家舍人梓而藏焉疾名忠統字大乾猗蘭  
為號所以命書也

記

麻谷記

麻谷者麻布也谷中僧了善自號曰麻谷道人道人  
奇人也寺曰西福道人乃側倚佛閣壘木作樓自題  
曰蓮華不斲不剪望之寄如一鳥窠道人時時獨上  
嘯咏人莫測其意問之則曰吾適我人安見吾所見  
若夫所觀則鷺林銀臺鬱翁相屬過此以往驪山也  
右平原前溝渠貴遊之園浮圖之觀往往棊置其他  
市鄽雜處是已蓋郭外西南南限銀臺東隣三田西

隆興集二編 卷之廿  
十一  
盡四分谷之境北則有赤阪而近郭其中周迴數里  
寔為麻布亦皆邑屋鱗次溢郭旁流無特異者即所  
觀都人士日祈驪山路之所經兒女能言之目熟耳  
稔不足為奇則道人所見在彼不在此也或曰麻谷  
者麻布也一邑而已道人何以得獨縱其名耶然以  
余觀之道人作文奇拔侷儻不為流俗人之言亦類  
其為人夫境由人勝情由道奇奇也者無耦之謂也  
他日使人延頸舉踵曰麻谷有一奇人而纍纍乎趨  
之乎則人將為道人之為有諸蓋有之吾未之見也

因其所奇而奇之則萬物莫不奇矣此記也亦獨奇  
道人之奇是乃麻谷之奇哉

張大夫津田君家樓記

始張朝玄洲木蘭阜從物先生驩吾黨十數年矣則  
為其大夫津田君屢言吾黨津田君好學乃悅二子  
之言顧有意於吾黨君蓋以職事間歲而東也丙午  
歲介二子一見物先生戊申復東則會物先生已沒  
君遂以干旄來顧余於草廬交既定矣余亦時時訪  
君館舍稍知其為人貴而能降富而好學日所求天

下書籍而已。他所翫好亦皆古器物書畫。莫非助雅觀。雖官事鞅掌。苟有餘暇。則欣然相忘乎其中。尚矣哉。君子人之好也。今茲己酉。君還張。尋乃遺余書曰。乃者築一樓。宅之後圃。亦游息之所也。非敢可記。抑人亦有言。不言誰知其志。苟可言也。亦唯子之辭以文之。是求子無乃亦曰。若不見何乎。雖然。吾聞之。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哉。願子命之。乃據狀。蓋君第於國城門內。後為園。則距堂皇三十步。其殖則松柏梧桐。槐柳橙橘。香椽玉蘭。辛夷臘梅。極木相交。

石榴數十株最多。因名曰石榴園。云新樓居中。其遠眺也。則東有猿投三之山也。西有多度勢之山也。有伊吹江之山也。北有惠那濃之山也。又有御嶽駒嶽。信之山也。亦皆以雲物互來其間。其概如此。君書又曰。余樓也。一几一架。架所有漢魏詩賦。唐人近體。是已。几所有研一博山。一古書畫數軸。是已。若乃官暇。率謝俗客。登樓吟嘯。四面之山。亦若有所助。所友朝生木生。是已。即以文會也。所事亦唯相對讀書。相屬酌酒。少倦焉。則杖藜散行。自掃自灌。樂哉。吾亦不知。

身在鞅掌中，余惟君爲大夫數世之主也。貴而富，固其所也。而且一樓陋也。安在其壯觀。即有高山人皆仰止，君安得獨有之。則不知大夫將何以能樂。靜言思之，吾過矣。吾過矣。君之所獨，蓋非此之謂也。夫世豈不以富貴爲樂哉。然且溫淳肥醲腐其腸，蛾眉曼睩伐其性，支體惰窳，精神越渫，既已病，與慾之不遑，雖有臺池園囿，不樂也。貧賤可以樂乎。困辱泥塗，僕賃於野，侵晨昏而弗息，筋力竭矣。猶且不忘在溝壑，或身遊山谷之遠，與鹿豕居乎。即亦刻意繕性，其謂

遺世無悶，然已大毅矣。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足然之音無聞也。每一念昆弟親戚之馨歎，苟非戰勝者，蕭然能無魏闕之心乎。雖有山澤魚鳥，心不在焉，則不樂也。君子何樂也。君子所居而安者，所樂而玩者，可以獨樂，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唯學焉。貧賤富貴，不與焉。推而大之，至於無垠。今以上至黃帝，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自中國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稱廣大悉備，兼三才而觀之者，其唯學焉。高門大屋，綺縠梁

肉、名山川之勝、鳥獸物色之奇、不與焉。君既貴而能降、富而好學、儻亦有斯意乎。夫學殖也。大夫有事、固將不落。即委蛇之暇、亦以享其樂。則夫一樓亦吾樂也。不必崇基飛軒、一几一架亦吾樂也。不必玉案綺閣、唯其觀於學、觀固亦大也。况乎有四山、暢其逸、有園殖、齊其勞、有二生以輔其仁、是蓋君所獨、樓所因、設也可不謂樂矣哉。余既知君於學、故不敢以不見為辭焉。冥思之至、亦可以作記。

莊氏園記

豐曰：杵人莊子謙有家園，在其國郊，乃自圖狀示余。曰：吾先人老而終焉也。於斯傳至不肖，不肖得優游亦於斯。不肖豈復一日忘愾然如聞乎其聲咳於此乎哉。屬之記也。子謙少學西都，還後比年給事，其君述職而東，則從余遊。好學俊於詩文，故亦能狀其難狀者。按園距國城五里，子謙休沐常來優游，有亭亦因名焉。亭之東石崖高數丈，徑自園南三十餘步北而稍折，又二十步，漠然壁立，蓋南山大勢所走，邈迤園之東為丘，其所窮即崖於此也。石額小樹雜生，薜

蘿垂面面平如削可以鐫字是其天錫之奇不可幾而得而為子謙有焉子謙之請記亦欲鐫之其石也余惟是園也南倚丘壑之蒼鬱乎北有白山白木副焉其間嫩碧之流為大江吐飲潮汐羽衣之山仙人所棲其他寺觀里社林麓田野動物植物之所繁以至園內之制戶牖之開闔遠者數十里近者咫尺加以陰晴風雲霜露雨雪之物日夜相代乎前俾永其優游則亦皆可記者備矣雖然子謙俊於詩文固已狀其難狀者猶且觸興隨感日自為之唯其有之

不待他求且夫百聞不如一見即馳神運思固亦遙想之難存安能十一於千百哉余無言而已唯是其先人所愛心志嗜欲所存必將髣髴乎其山川之間而春秋雨露之變子謙履之必有悽愴怵惕目不忘其色耳不絕其聲者則子謙所愛而慕焉也不唯其優游可知也先人既以庇族之餘優游於此遂以詒厥子謙子謙亦世而不墜必將傳之其子孫永錫爾類亦唯其君與親之所錫無窮也爰有天錫之奇即石亦一無窮也何有於其不朽是可以記遂為之記

記於其石

銘

功力氏鏡銘 并序

昔者

神祖狩參田原，麾下有力介七，奮擊猛獸，驍勇特異。

神祖即野，賜介七圓鏡，賞其武也。鏡徑二寸餘，背鑄繞屈三葵葉，葵葉者服御章，蓋御物也。按譜：功力氏甲人武田氏，歸順，賜采地，朱璽藏在其家。從

狩麾下，蓋亦其時也。後賜甲名族若干家於井伊侯，介七亦在其中。遂世仕井伊侯，子長重，大阪之役，從井伊侯有功。孫某曾孫某，嗣至玄孫，今君章也。君章字子舍，好文學，從余遊，乞余銘其鏡，恭惟神祖過亂創業，蓋有志於得猛士守四方，即賞其武，每如不及，至今赴赴干城。國家者不之其人，亦其貽厥之一云。古者重器物，大於金玉，則鐘鼎之屬，無論即至以擊鑑，賞勤王之功，可以見已。况吾邦上古以鏡為神明之象，如在不帝，則功力氏賜殊異，它

器足以鎮其家焉作銘曰

維功力氏之先其力如虎與茲器有光庶亦備禦侮哉子孫不懈于城公侯茲器自視加以文明之休見爾前慮爾後武王之猷也

古槍銘

并序為松平傳二郎君

松平傳二郎君其先三河之族當國家創業之時子孫相繼數著武功遂紀世家閱東都事詳林祭酒所譜君有古槍亦其先所為隨身攻戰時莫敢禦至于以槍冠其名今傳藏焉云夫有事不忘必銘物

以識焉况乎斯器有關於功美徵其家聲可不稱述哉平安服元喬因其請作銘曰

有槍維銳偶戈儷予誰其執之為王前驅在昔神聖于征四方矯矯虎臣爪牙斯張爰賈餘勇靡出弗克黑稍授號栗磧為則休哉承平迺家迺固迺傳斯器與土之胙

贊

諸葛武侯畫贊

卧為龍奮為虎艱哉功業俾豎子據中土沔陽石兮



渭南壘足以見吾不粗成敗利鈍非臣所逆觀

祥夢圖贊為壺氏婦

如嶽不騫如日之升如松之茂無不或承天保維協  
爾夢之徵室家孔固子孫繩繩

張子房受書贊

以道佐人主動而愈出功成不居老聃之術石邪松  
邪成孺子者龍邪

說

湯生字之祥說

禎祥者麟鳳龜龍雲露草木之奇乎又何必焉詩云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為大也今天下諸侯之國士  
之子恆為士羣萃州處與就間燕父兄之教不肅而  
成子弟之勤不勞而能雖然玉不琢不成器人其不  
學何以見其為麟為翼翱翔乎其間亦唯天不愛其  
道地不秘其才然後瑠琢以成其器而濟濟可言也  
備前人湯氏之子名元禎悅吾黨之學千里問業於  
余既冠請作說字之余曰美哉唯學可以滋可以大  
可以成子之好學鱗翼將生君子自成亦以成人有

秩者鱗有斐者翼亦皆翱翔乎其間以大成大國濟濟之美是所望於子也請字曰之祥

南郭先生文集二編卷之七

